雙池文集

雙池文集卷之三

書

與友人論周禮書

婺源汪紱稿

宋人有兄弟而騃者家有美桃外靑而中赤貌䛔而味甘鄰或知其桃之美而利其人之騃也且嘗之曰此桃不堪食盡畀我以需藥乎兄弟信而與之不自嘗也來歲復生則復收而與之卒不自嘗或告之此桃甚美柰何悉以與人卽不美盍亦嘗諸兄弟因其言而索嘗於鄰鄰以他桃之類者啖之果大苦不堪食乃益信其鄰以樹畀之終身不

復嘗矣君子讀書不衷以衆多之議論而衷以一理之是非斯理之是非非極深以研求優游而饜飫則又無以得其疑似之辨昨書來力辨周禮之僞引經據古說利弊甚詳悉大非無識然紱卒以賢爲未嘗讀周禮也者蓋周禮一經規模大而經緯細當與周易春秋並觀第周公雖筆之於書而未遑盡施之事故周制亦間與經不合然九畿不同禹貢而略見於洛誥封國不同於武成而魯衛齊晉之封實皆不止百里昔人有不識鴨者或則遺之鴨雛方羽毳而聲象囁然曰今而後乃知鴨

矣羽毳而聲弇者也會他出閱時而歸覩前所受鴨雛已羽翮而聲哄遂大駭以爲非復鴨也故執此以疑彼皆不識鴨雛者也聖經不幸不行於二程張朱之手而行於劉歆蘇綽安石之徒之數人者聖經之賊也此所謂鄰桃之類者其大苦不堪食也不亦宜乎夫聖人者醫也法者國之藥也孫思邈聖於醫品藥制方用無不效遨遊四國活人甚衆或有盜其方者曰吾盡得孫之術矣會其地大疫掐盜方者視之殺人强半喟然嘆曰此非予之罪思邈之方固不效也嗚呼夫思邈之方則烏

乎其不效也

與鄭朝遷書

釋氏之說可得而知矣大要以知覺言心以作用言性以四大爲假合以萬有爲空虛以寂滅爲旨歸以圓通爲究竟夫心之所以不寂而覺之所以不圓者以萬有爲之緣也六塵爲之障也故必舉聲色香味觸法而悉空之然空之而不能空則益滋其擾是以又併空其空之見使萬有雖變幻於予前而予心可以如如其自在是故寂守其心而外乎天下國家此釋氏之本旨然也然釋氏能外

乎人倫而不能外乎衣食不能外乎衣食則安得無是非之辨佛固猶乎人也而安能充其類也乎若釋氏者固槁木死灰而後能充其操者也至今日禪和之子則又有異焉者依託鬼神剽竊仁義惑民以福利而誆民以不可知之事焉已矣若求有暢釋氏之旨而通其源則未一二見也夫釋氏本旨本欲空萬有以寂守其心而今復遷就其端以爲汎愛之說更設爲天堂地獄以依附於福善禍淫之道亦可見釋氏之屢變而窮矣又創爲宣律之科以謂人之獲罪於天也可以懺悔而免其

罪而於是天下之作非犯順內有不慊者皆莫不膜拜而乞憐於佛焉以釋迦之高慕空寂而棄國遺親也則身且不有何有於人國且不暇理何暇於天下之衆今率天下暴戾之人而羣然乞憐於其前當亦釋迦之所深厭也如曰佛慈悲者也人苟能誠以求之當無不援之也者則是佛以婦人之仁不顧理之是非而肆情以狥物也以小仁而長大惡其爲不仁也抑又甚矣且釋迦不愛其身不愛其親不愛其國而能愛天下之人物此理之必無者也天下之人顧羣然而膜拜之何不明之

甚也然天下之羣然而事佛者非必其見之盡不明也內有不慊而儌幸於萬一之援也云爾要之天與人以身心而佛置之空寂是棄天也天與人以人倫而佛委之假合是暴天也天生物有不齊之數而佛作平等觀是逆天也天尊無對而佛氏肆爲夸大放逸之辭竊其禍福予奪之柄以蠱惑乎天下之人心錯亂顛倒無所不至是悖天也故天下古今之獲罪於天者莫有如佛是必宜投之水火以絕其迹而何況俯首事之昨論未暢厥旨故復作書以達惟朝選慕義彊仁內無不慊且賦

性高明當閱此能了然必不以僕言爲背謬也

與陳凌遠論時文書

嘗謂情之至者文亦至焉理之精者法自密焉然人知文之生於情而不知法之本於理知法之本於理而不知理之裕於學也天地之生物也一理而已理栥氣機以動而數行焉數之節次以氣成形而理寓乎其中則文彰焉是故生物者天地之大理也氣數者天地之大法也萬物者天地之大文也由斯以談而爲文之本不大略可睹乎顧理散於萬殊非學無以聚之非問無以辨之非靜存

無以居之非貫通無以行之有明三百年全乎此者有數君子焉歸唐尚矣隆萬以降法益密矣天崇之際文益肆焉然法密而氣以傷渾文肆而情以亂法學時文者不可不知所折衷也貴邑風氣情文淡逸步伐嚴整多有可觀而殊不深厚令人少咀嚼得非以理之未裕故歟貴邑人多呫呫於時文不好讀五經及宋儒性理竊謂此末學之通病古人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求工時文者似不可不加意於讀書養氣爲先務焉先生以爲何如

與沈臥菴書

青林溟夜雨丹巘動朝曦猿鳥忘情山花自韓山中況味迥異人間知先生此遊當不啻如遇張子登蜃樓見黃生叱石羊也夫山水之眞與人不遠而倥傯其懷心無寧晷則當前失之以俗氛爲之累也惟先生骨帶煙霞無復有人間煙火之累則宜其能消受此山居眞樂矣乃紱知之而未能遂之念義和之促節傷逆旅之無多志每切於長風身獨羈於萍梗雖時欲肆志山水之間以一消其壘塊而衣食於咿唔不能如其所願則不得不讓

先生獨步但數月未睹光儀如曠積歲今寒食在邇前者已有詩約矣先生無忘當歸赴約無使落花無人令汪生擔寂寞也

寓楓溪寄兄書

鴈行分斷五載於茲父年已近七旬而爲子者竟不能親承菽水內撫此心痛如刀刺顧叔心實有大不得已者未可以一二言盡也前寓樂邑所寄書未悉所言茲敢附候而白於長兄惟代爲諸父諸兄白之夫人之在世不過太倉一粒苟畢生飽煖而已烏足爲天地有無而有志之士必爭千古

不爭一時故恆磊落不屑為人之所為而一舉足之間跋前疐後其智識反出自庸人之下凡夫豎子皆得起而笑之往往然矣然伍員甘乞食於吳市而必不肯忘楚之讎百里奚甘食牛於宛而必不肯為秦之媵志各有在也使二子者終身於乞食飯牛則百世而下亦誰復知其姓字然而其志終不磨矣設敘抱一技之長低首下心與世浮沈亦何至不謀衣食而見鄙棄於鄉黨父兄此敘之所不自者一也且事勢未可知矣敘幼承母訓涉獵經書旣無負郭之田復鮮營生之策是以至於

流離瑣尾而無以糊口也自離桑梓以後困苦顛連至於樂邑寓石翁家時自謂聊可託足而不謂復有蹉跌繼此乃抱病於接竹絕糧於萬年奔走於上饒幾頓於永豐當此之時疑無復生之理而或矢口之間遂逢青眼延之西席紱當顛沛之時足大於腰面黃於菊道路之人皆掩鼻而過之不屑與言乃今而忽追陪於薦紳先生之末偶餘吐屬欽若神明雖紱以孤介性成固不能免人之誹謗然而閩浙之交亦儼然有一紱在矣是豈前後有兩人哉而或者必泥流俗之見謂非一技一藝

遂將不得爲人而經書皆誤人之具此紱之所不白者二也嗚呼紱之心亦良苦耳思父母之教子也詎不曰顯親揚名而其志旣不得遂乃復爲奴隸之事以逐逐於蠅頭不大傷父母之心乎是以紱雖窮於困苦而不敢一日忘學邇一艸一木之奇必詢之以資博物見一言一行之善必存之以備參考非義之事一毫所不爲非義之財一毫所不取孜孜以成其學兢業以守其身恐負吾母教之初意也故數年之間回視前日大覺今吾之非故我倘所謂生於憂患者是邪非邪然其誰知之

此敘之所不白者三也所大恨者别親離兄母塋數載未一展拜實名教之罪人雖馳辨如波濤而天下其孰能說之腸一日而九迴徒自苦於心耳孰令聽之哉顧念敘兄弟鄉隅之品幾不足言而苟復爲羸縢履蹻之歸是重貽父母之羞也前所以隱忍而不欲歸者此也此敘之所不白者四也今冬乃稍能作歸計自當歸省吾父及母墓茲另有書達吾父未審兄長近來眠食何似伏惟自玉

答楊昌言書

夏秋之交足下加意眠食努力自愛幸甚幸甚邇

書來以博學無成見譽不佞未知足下意旨所在故敢以書質夫博學而無所成名非達巷黨人之所以稱孔子者歟孔子之博學非事事而學之也其無所成名者大而化之無一善成名之迹也此聖人之事豈不佞所敢望知足下必非以此稱不佞矣或者見不佞之出入百家非今日急務而譏其泛濫無當歟抑或者見儒術之迂欲不佞去道學技執星鑑醫卜以終身歟不佞之出入百家非泥於迹也偶息游焉以博其趣樂得而觀其大者耳泛濫無當非敢然也儒者高尚其志商財賄之

有無執一藝以涉世致遠恐泥誠非不佞之志也足下將何以教不佞敬脩寸楮以抒鄙陋伏祈鑒亮不宣

與詹抒赤書

足下憤潢汙之寡賴思北溟以矯翅不數纖纖之行遂懷一往之志丈夫壯懷固宜爾哉然父母有違親之誚妻孥懷薄義之望比鄰與淚子之譏交遊致無述之誚閭巷之譚不譽已甚斯末俗好爲譏評哉亦足下實有以致之也夫衆惡必察聖人之訓猥隨流俗之毀譽爲愛憎此亦不佞之所深

爲不取謂不察夫人之設心拘束俗瀍之繩墨則無以服斯人之隱也人非木石寧有違瞻依遠骨肉以爲樂者而忼慨興懷悲歌沈鬱尋常之閒豈能羈絏不平之鳴舉世誰白不佞固有以知足下之獨搏膺而欲鳴劍者也日者載臣自臨安歸具道足下微意益可徵足下不能已之情而不佞知足下之隱衷固猶有難以與載臣道者在足下自勉之矣雖然白駒騄足羲和促馭父母老矣天下莫幻於人子之心孰不謂吾親之壽尚有無盡之期吾之事親猶有可待之日乃温嶠絕裾遂抱終

天之恨皐魚好遊徒切道旁之泣不佞之違先嚴
也亦謂晢闕定省終承色笑徒知懷志士之惜陰
未遑計孝子之愛日而孰意崎嶇闊越一往蓬飄
荏苒數年先嚴仙逝獲罪無地欲悔何由每念前
非悽懷欲絶此亦交遊之所當爲鑒戒者也夫不
能以菽水承親之歡而反遺父母以愼旃之慮自
謂父母且未能養何有妻孥而實貽父母以壯媳
幼孫之累西山日迫白髮頭盈亦獨何心能不念
哉足下當日夜懷思不遑假寐苟非他掣卽日遄
歸庶有以見至性之存而解俗人之惑如或徑情

獨往不復切念忘陟岵之惻爲巢幕之歡則馳辨風雲恐難以灑悠悠之口棠惠珉石二方知足下之垂念不倦者無以爲謝敢以不倦自蹈覆轍爲交遊規伏惟台鑒不再

復鄭鶴舫書

別久矣先生恨不見紱紱亦恨不見先生顧先生盲目紱來見先生紱則幸矣先生雖見紱一如未見也可柰何雖然見與不見有不以目而以心者紱惟心不見天下人故日與天下人接而天下人亦不見紱若先生者則有以見紱之心矣所不能

見者紱之面耳紱久不見先生而先生乃迫欲見紱以心相見何樂如之紱當卽日趨候與先生一傾瀉心曲也

與徐成九論尚書書

尚書辭奥耳意實條暢須是熟讀毋畏難蔡傳已甚精勿輕叛去孔壁所出辭乃坦易而伏勝口授偏憶所難此亦有故要安國較隸蝌蚪自用惟賢不闕厥闕不鄭厥鄭泰誓三篇殆多長語若道古文皆僞非是商書反文周書反晦此亦否論只商書意勝周書辭勝越商頌骨勝周頌神勝同用此

看文質較然不爽讀尚書務靜細勘求古在昔先帝王以心相紹毋作聰明用先廸二典以立厥綱乃研三謨以探厥蘊參之夏商周以悉厥變通而二帝三王之心於是乎可見成九詳之當以紱言爲是

代詹抒赤與顧守仁書

接華翰知足下有漢中之役男子志在四方烏能久困房闥況足下翩翩書記之長亦何往而不獲如意但西土苦寒驛宰微秩而足下不憚萬里相從恐枳棘屈賢牛刀小割耳雖然鳳通川大道也

隴蜀昔多文武英奇之士試憑弔武侯遺蹟而歎其往來行人當有賦似相如牘如伯約者得從而物色之不亦快乎所可慮者足下老母在堂宜不能無內顧之憂又或以有令弟在家足供菽水而此行可以脫然無累則足下實自裁之不佞魚鹿庸人雅承慰勞之殷不勝汗媿今更未知晤對何期臨楮神馳不旣

與江愼脩書

聞愼脩名紱雖未挹芝眉而私心不勝渴慕欲猝然而晉謁又恐無因至前慮無按劍之視故敢以

書達夫俗士之僻於辭章久矣窮經皓首初何當於身心苦志青氊實營心於利達是以聖賢之書若明若晦先王之禮名存實亡幾誰克起而振之者顧振之亦難言矣必名在天下而後足以振興乎天下名在一國而後足以振興乎一國名在一邑一鄉而後足以振興乎一邑一鄉尤必其貲財顯達足以副之而後乃得名當世不則誰爲和之孰令聽之今之列當道者旣多靡靡以從俗矣而必曰附驥尾以彰厥名或亦志士之所不屑歟紱誠讜劣無似而猥聞鄉閭聚語所譏評爲道學骨

董者則以 敍 與愼脩並指時用自愧獨是憤俗學之支離鄙辭章之靡蔓在愼脩亦會有同志庶幾世無聖人不應在弟子之列者然而名不列於青衿家無餘於擔石則雖有憤時疾俗之志亦徒爲夢寐子懷抑思夫善與人同何必在我愼脩著作之富夫亦既足使當世信而從之苟愼脩能振興末俗一挽支離靡蔓之狂瀾則振之在愼脩猶在

敍 也側聞三禮合參之著 敍 未得睹其書然禮家言人人殊竊願一問大指周禮一書眞僞之聚訟紛紜矣其果眞邪僞邪周禮闕冬官而俞廷椿王

吉甫諸人每欲割五官以補之其果闕邪否邪儀禮在昔人謂有五疑昌黎病其難讀而朱子獨看得有緒由今觀之其孰是孰非歟戴記醇駁相雜互有齟齬自學庸而外何者爲純而無弊邪記之註疏多附緯書而今則遵用陳註又吳草廬亦有註其皆有可取邪抑他家亦各有所長歟凡此數端急當爲俗士辨之毋使操戈入室明先王之精意俾當世可訓行振興末俗宜無大於此者愼脩其必有定見矣又聞此書未經付梓而別有四書名物考之刻夫名物之考務博洽耳於禮經孰緩

孰急而顧先以此問世不幾揚末學之波歟抑或者以斯世所不尚而强聒之不如以斯世所共尚者而婉導之在愼脩自有挽末流而返之身心者寓乎其中而先以此爲之兆歟紱與愼脩未有生平之交而爲是嘵嘵之問毋亦唐突過甚然苟同方同術何不可引爲知己況邇在鄉井間乎愼脩不鄙斯言其必當有以示我

再與江愼脩書

愼脩足下名譽日遠斯文幸甚鄉邦幸甚但今人之所以稱愼脩與愼脩之所爲表見於世者紱恐

非愼脩本志且不足以盡愼脩而徒以掩乎愼脩之爲愼脩又以聲氣雖通未獲面晤則未知愼脩之所以覃思嘿會悅心研慮者果其在此在彼此聖賢事業世道人心所共關繫故敢再以書質昔孔子大聖人也而太宰以多能稱之朱子大聖人也胡澹菴以詩人薦之夫商羊萍實與掘地之羊專車之骨識與不識於孔子聖德殊不增損一毛而朱子所脩傳注凡夫艸木鳥獸之名亦問多失是彼太宰澹菴門外人耳若左傳戴記家語則孔子門人之徒所敘述且不免作此皮相今之號爲

尊守紫陽者亦或以小言細物與朱子爭博洽慎脩潛心經籍考慎先王法制懸揆慎脩所志當與洙泗紫陽同一心法然求其弗畔於道勢不得不由博反約而今世遂徒以博稱慎脩且或爲慎脩作忼慨不遇賦是安足以盡慎脩之大而慎脩之所以苦心爲慎脩者不反以虛稱掩邪且夫博最難言耳天地之大古今所傳記載何窮豈耳目所能徧及此聖人所不知不能者慎脩苟以博洽自見則由基之射百中或不無一失世之人以是稱慎脩後不且有以是詆慎脩者歟但聖賢事業於

今渺矣瓦石自甘一世不好士苟不無近名之心未有不狥世之所驚喜以自見其長者明季諸賢立社標榜手䄂一卷時文徧謁名貴賢者不免則因世俗之所以稱愼脩者而愼脩亦遂甘以此自見此紱之所不能無疑也要之人言多不足信愼脩其必有以自矢舊冬曾以長牘奉瀆至今未嘗下報其意志不同與抑鄙其言爲不足答邪併此遙候望惠金玉無吝非惟解紱之疑抑愼脩之有以自白於天下也

與江愼脩論學書

接長牘具道格物窮理之功及生平閱歷甘苦誠孳孳於爲己而非若大軍遊騎之遠而失歸弟嚮所聞於人言者亦可以渙然釋而怡然慰矣但篇中縷縷所陳固皆足下心得而猶有未盡與鄙見合者又不敢不條析而互證之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實朱子未定之書故當易簀之時而猶有勉齋之屬足下慽其蒐羅猶有未備疎密猶有不倫所見誠然寧敢謂足下之過疑先儒哉且禮經至爲難治而足下乃能更爲之增損隱括以卒朱子之志此儒者眞實學問誠足以持躬淑世而羽翼

聖朝非尋常博洽比也特是讀禮者猶貴有以深得先王制禮之心而實以措之動履今分綱别目亦既井井有條惟節收古註及釋文爲學者入門之路苟其折衷以朱子之說而决擇精詳夫亦止此足矣若及唐宋疏義與古今諸儒議論蒐羅太多則議論恐不能無雜三代而下代有禮書如開元禮以及大明其間禮制增損多失先王之意註疏家尤多秕謬至有呂坤等四禮之疑是不惟不足以治經而反足以亂經不增入焉正可以全經而不爲闕略也乃足下又云此書之作但欲存古

以資考核而非謂先王之禮可以盡用於今則此語亦未盡然夫先王之大經大法禮儀三百萬世所當率循若夫文章制度所得與民變革者則三王且未嘗相襲如足下之所謂以蒲席代古席以壺代尊以甃代俎豆數者云云是矣至若朱子祠字之議桂巖宗子之法鄉飲投壺之禮如足下所擬議已無不可訓可行乃又謂先王之禮非可盡用於今也是則何歟朱獻靖公之祠不當在朱子祠後寢足下引經斷事至爲有見然欲建獻靖公祠於朱子祠左以擬生時之左宗廟則亦未安蓋

使朱子當日立獻靖公祠則在左固也在今日則朱子子孫既事朱子祠比宗廟矣而又立獻靖公祠於朱子祠左以比左宗廟是則周后稷之廟固當在不窋之左而鞠陶以下乃以漸而右何俟昭穆之敘邪今雖無五廟三廟昭穆之法然獻靖公祠與朱子祠均之廟也則各爲一祠以協父子異宮之義可矣何必在左深衣之制衆說紛紜然近日之非先儒者要不外欲加左右兩襟爲得續衽鉤邊之制第不識足下所考誤爲何說故 弟 亦未敢置辨足下又欲取士相見鄉飲酒及投壺禮以

教童子使化其驕逸之習而長其敬謹之心數者誠能舉行至爲今日盛事弟將拭目以俟但貍首一詩其篇已逸說者以原壤所歌當之其說莫詳於臨川吳氏紱則謂貍首已逸於孔子之前不然則孔子序詩正樂豈反於先王所用以節射者而故刪之借使原壤所歌爲卽節射之貍首而只此二句於義亦已不全況雖復讀女字爲爾汝之女而語意終有親狎之態無莊重之音大抵音調比齊陳之變風而謂與騶虞采蘋采蘩同爲召南篇什愚未敢深信也昔有明聶雙江編集禮教儀節

高一所舉行鄉射禮皆止以采蘋易騶虞以采蘩代陔夏今欲習投壺禮亦何妨卽以采蘋采蘩代貍首而必以取於原壤狎弄之歌此則又愼脩泥古之過也律呂一事後世幾成絕學然要皆學士高談理而不能審音伶人習於音而不知其理之故以致本末相離茫無一得非律呂之別有精微別有法度也足下所云黃鐘之管九寸計其中積分以圓分約之正合兩期之日數此蓋積幕算之不可謂非特見然以此爲據則大呂以下以漸而短均勻截之以應節氣是應鐘之管殆止七分有

奇爲應兩月之日數古今無此律管也又謂琴十三徽疏密布置泛聲彈之當徽有聲不當徽無聲因以琴徽爲求聲律之本足下將以琴之十三徽爲應十二律歟則此說本大謬足下積學有年說當不出此也如第以聲必當徽爲音必應律之證則亦未嘗實考之琴音而詳其應律之妙矣蓋琴身之度四倍黃鐘而中徽則二倍黃鐘故中徽按泛彈之皆與散彈音合自齦根以至中徽按彈之聲七弦皆已徧四倍之十二律而其音洪中徽以內二倍黃鐘故自中徽以至四徽按彈之聲七弦

又皆徧二倍之十二律而其音清中淸各取五律以正五聲加二變律以成調四徽又正一倍黃鐘而自四徽以內則近岳不能按彈惟泛音間取入之泛彈之取律又有與按不同者中徽當四倍之中內外皆二倍黃鐘其第四徽則內一倍而外三倍九徽則內三倍而外一倍故懸指泛取三處皆應黃鐘之宮一徽十三徽泛取亦應黃鐘則所謂半律也至若二徽十二徽泛取則應林鐘三徽泛取則應姑洗此二句只言大弦與按彈不同此由內外分取以應律度故與按彈之得按指以內成聲者其

聲自異也不當徽則無聲者以內外分之兩不應律故也若按彈則不盡當徽如七徽之八應南呂七徽之半應無射七徽之二應應鐘（亦止以大弦言）足下其亦曾細聽而詳察之否邪而何必旁徽之節氣納音邪算周鬴以求黃鐘之積分推琴徽以求聲律之度數考古人轉弦換調之法訪俗樂工尺四上之粗數語似乎得要㮚人爲鬴之法弟亦嘗深思而積算之其度量輕重皆合黃鐘不爽琴之定律則不全繫於徽而置徽又別有說轉弦換調之法彈家每失舊傳弟嘗私有考訂第工尺四上等

譜雖繫教坊俗法要不可謂之粗蓋合四乙尺工卽宮商角徵羽之五聲而上凡卽變徵變宮也惟教坊調又有亞四亞乙亞工亞凡及勾字之用則十二律之宮縵胡無際是爲失之其敢平上去入以定五聲宮調亦屬未當然古人非律無以正音今人舍音亦無以考律唯好學精思深知其理按之器數以徵其實然後知三分損益之法五色成文八風從律百度得數無能出其範圍顧愼脩無輕議古人也夫度生於律非律生於度然非度無以得律此如天非有度以日之行而起度日非有

分以晝夜之長短而分分然分分而日之長短有數可求定度而周天之行有迹可紀同一理也度數也者理氣流行之節次生氣之和自然流出故河圖之數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律管何獨不然而謂候氣灰飛之說爲未可深信以別索之冥冥則恐亦思而不學之過也顧候氣灰飛又有未能即據者四方之氣候有遲早地勢之高下有寒燠王者之脩德以召天和者有順逆假如冬而震電夏而冰雹則灰飛豈必應律周子所云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

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正此之謂也
此其說弟嘗詳之於所擬策略中恨未能面舉以
與足下相質正耳李文利黃積慶之書背謬尤甚
無庸復辨即史遷京房劉歆揚雄輩之分子母分
宮調亦徒爲紛擾析之愈細而愈遠愈離其說殆
未可以寸楮悉也歷爲欽若之本算居六藝之一
儒者豈可不知西學利艾諸人發先儒所未盡蓋
多而任數之過其背經者亦復不淺天地之高深
可以數計而得而天地之所以高深則形上之理
非數所可求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聖人難言之

足下乃謂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果爾則一通歷算便作聖賢可矣何以古之歷疎而聖賢繼起今之歷愈密而知天道者究鮮其人也哉至於字學韻學則正爲好古者所當詳此王者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同文之大典而學者或杜祉承譌魯魚襲謬安可不一正之非太倉一粟比也儒先之書所當整頓者整之尤爲急務又不當在歷算字韻之學後矣典林之刻出於徒輩知非足下所得已然與其開方便之法門孰若激勵之使從事於經學如果資分

庸下則足下又安能以典林一書强之記憶彼其於抄錄且不無憚煩而欲使之成誦以幾左右逢原不愈難哉若不能必其成誦而止於臨時翻閱以飾寒儉則艾東鄉所譏爲小盜盜大盜或無辭於餖飣之失矣大抵有明先輩類多融貫全經故時藝非必引用經文而無非六經精義後人專求工於時藝而無暇以窮經故滿紙引用經言究無當於經義漢儒經學口傳心識故授受類有專門後世經學貪多務得涉躐不精而經學益多龐雜學者苟具中上之資使能淹貫六經旁及子史尚

矣如其不能則莫若專攻一經使之理到而心自
瀏理醇而氣自厚經義所融歸文自無寒儉之病
此治本之法也又其下者彼既不憤不悱不反三
隅則雖聖人亦無能以强之矣不知憤悱以爲何
如也然此爲時藝言之也吾人既從事咿唔便當
飽聖賢茶飯所共願者本惟是讀書窮理以破愚
省躬克己以寡過雖未能棄時藝不講而要當由
心得以爲文章實踐力行何妨舉業今人因時藝
而講經學亦已傎矣況乃棄經學不講而從事於
汙漫之書抄不亦傷乎夫今之執筆爲文者滿紙

誰非聖賢之語而反之躬行問之寤寐將誰爲實得於心功利之習錮蔽於胸僥幸之途趨之若鶩乃足下謂無庸過慮則孔孟之所以折衷六藝程朱之所以倡明理學者舌敝脣焦皆以世道人心之故不益爲過慮之甚歟而足下之拳拳於禮樂殫力於儒先者不更爲多事歟敘本草野迂愚衣食奔走夫亦何心著述强厠儒林乃既以舌代耕因亦思情田宜耨見今日學者日角雕蟲否然不知反本其視聖賢經書秪以爲賈利梯榮之具而時下講章汙心翳目亦只爲時藝徒開方便之門

因是畔傳離經日趨纖巧而聖學愈支離晦昧矣先輩中間有爲經學計者如虛齋次崖諸公言多可濾然決擇亦有未精　用是隱憂積憤思有以明聖賢立教之旨導學者且反求諸身是以有四書詮義之著其所言者皆惟是教人以體之日用常行而不敢參以一趨時悅俗之見於時解之有離畔尖纖者皆力爲闢之亦不敢少遺餘力至於衆說紛紜之會則每瞑目靜思夜以繼日必求得所折衷而後此心始慰書成共一十五卷志慮所在亦未堪一二爲人道也繼此而易詩書皆有詮

義其得三十五卷始終秪此發明立敎之旨俾學者反求諸己之心而已於禮記則有章句十卷或問四卷於孝經則因朱子刋誤定本爲章句或問各一卷禮記本儀禮之傳原不當析而二之然儀禮當實著之日用而禮記中時有精義尤宜有以嘿成於心又今學者方以禮記專經而陳註淺陋吳氏支吾亦不可不爲之更訂是以暫遺儀禮而從事禮記亦因學者所習而寓以挽回之術也若乃合經傳而脩之以卒朱子之志則弟 方遲之有待亦以刋目於是下爲樂得以觀厥成也云爾此

外雖多著述殊不堪以入世且生平恥於自衒有心無力堆積巾笥知他日徒以覆瓿然此心終未能自已誠難免於過慮之譏也足下又謂弟留心經濟欲復先王井田弟不知此語何以得傳聞於足下然亦信有之夫土田只在民間人民只在天下郡邑何非國土赤子誰非吾兵以天下之土田與天下公之以天下之人民與天下治之同天下之患難爲天下守之今古雖殊覆載不改而謂井田終不可復此亦師前王莫若師後王之故智徒以苟治自安者云耳治亂關乎氣數設施則存乎

人而安得獨以盛治讓之唐虞三代歟程子云井田難行然程子亦云難行耳未嘗云不可行也夫處今日之時以今日之勢而欲猝然舉先王之法率一世而更張之誠有甚難應不待程子而後知之顧所謂難者殆非井田之難復也難於出治之有本君相之同心庶明之勵翼而轉圜之有法張施之有序以需之歲月而歷久不渝也且先儒語錄之言亦多未可泥矣橫渠有志復古朱子已集之孟子註中其他語時有異同安知非門人之誤記此如孔子之言要以兩論爲精而家語左傳二

戴所傳亦安可盡信爲聖人之說乎若乃通經術而不通世務此當時譏介甫之言然介甫之所經營要皆從功利起見經術乃所以經世務介甫又何嘗通經術哉度量權衡王政之首務後世經制不定八政不脩是以國異政家殊俗侈靡相尚濫惡相欺大稱小斗以相攘奪度量權衡安可不謹然謹之者亦惟是關石和鈞準之王府使民守畫一之經制而無敢或踰斯善矣豈必改今尺爲周尺而後乃矜言復古哉而周尺於今亦何從確據也井田之復溝澤因時亦若是然耳矣疑義與析

故言之不得不詳篇中不無唐突然昔者韓富同心輔政而議有不合至於動色相爭東萊之與紫陽說詩各有異同而終身志同道合弟於足下何必苟同而此心庶可共諒如或言有未當望復惠示玉音無起操戈入室之嫌此爲欣幸

答麗南姪論敬書

涵養須用敬此聖功之大凡矣然程子又云人有敬而不自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將敬來做事得重也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朱子亦云戒愼

恐懼只是畧畧收拾來便在此間不是著力把持由二說以觀則持敬自有分寸非勉强拘迫得來也今據賢姪所云則無乃把持用力之過歟雖然人心最活絕無所爲思慮不起之時間使有之要亦爲時無幾欲使此心虛空無著而陰翳不生此亦必不可得之數也欲養此心莫若使此心常有所事如閒觀經史默會儒先以博其趣又或者弄月吟風怡情花石以洽其機要以閑此心於正而勿使納於邪又當優游涵泳勿太拘迫以致此心煩苦反成留滯庶理義有以悅心而天機日暢則

靜中之天常存而無事於救火禦賊之勞矣至於應事接物自有常理凡斯世所有之事皆吾人所當應之事非可以厭惡而力卻之者也惟因事順理而無計較利害則此心常泰而念慮不勞昔橫渠有杜絕外誘之說程子敎之以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又云人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思過半矣來札所云屏絕外誘或亦踵橫渠之語弊而卽所以致煩苦不能自得之病根欵頭賢姪以明珠失掌不勝悲慟此以揆之情理夫亦誰曰不宜然長孫之

殀令堂豈不與有痛焉在賢姪正宜開霽顏色益親定省承色笑以稍慰親心不宜一於哀慟而使老母以悼孫憂子之情益交逼於無已也夫未能以在己愛子之心而體之老母愛己之心又未能於慈子孝親之衡而一審量其輕重此皆不能忘怒觀理之過惟賢姪卽儒先數條之說而深思之則所以克己養心者不必過於用力而瞬息有養有存矣

答方鎦姪書

台姪以學海淵源執文壇牛耳芳聲四被其仰山

斗敍大慕下風末由親炙忽接雲翰益增愧歉敍
以蒿蔚之貲徒負先人之敎家貧四壁落拓江湖
以致先嚴憤謝我輩於金陵生未獲稍伸菽水之
奉死未能與於哭泣之哀雖賴親友貲助客葬水
關歲庚子匍匐墓次此心如割幾不欲生又以衣
食四方無力奉歸改葬是以此時迎精而返合衣
冠於先妣之墓其在金陵塋墓則仰託滕宅伯母
表弟聊代展視夫以送死大事而敍之不能自盡
如此不孝之人何足比數朝夕念之涕零如雨徒
以夙承二親之敎稍涉經書不欲猥自棄捐重靡

家學是以於糊口之餘亦復強爲研貫前此之慾既已無由淌洗欲恃此砥礪餘生以慰親靈於萬一不謂虛譽騰湧傳播人羣而不知其爲管豹并蛙盜竊陳因了無一得也至於應試一途紱恆厭其爲虛文無實苟干利澤宜爲君子所不爲是以置之度外無意久矣今歲以蓼懷玉森麗南及諸弟輩強攀赴郡遂竊一衿殊匪素心只堪赤面而台姪欲以此致賀益令我汗透中單矣台姪秉鑿鉛以上下今古亦既博而有徵而又憪近科後場之鮮有實學爰批輯歷科後場文以嘉惠之嗜古

深情於鄙懷恰有深契然又雜記所未詳而遠簡
見詢此則猶問道於盲 叙 實愈茫然不知所據也
顧 叙 謂
朝廷取士以科甲而科場幾篇時藝秖以買利梯
榮縱復簡鍊揣摩日新月上亦何當於躬脩更何
當於實用惟是二三場策論庶可實覘學者根柢
與其見之經濟者而自明末以來二三場視爲具
文略依策問含胡答應彼此抄襲腐爛不堪久矣
台姪果能一救藥之 紓 誠憾無雙翅飛來以與君
共商此事也但實學須親從經史諸子中出此亦

在其人之自求若徒爲箋釋典故以示之則學者依舊寶此爲抄襲捷徑恐人負台姪苦心爲不少耳紱所著三禮異同說及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解此偶因浙闈觀風題而作略言源流大概未及禮節之詳茲與拙卷一併請教其實原不足觀適以自笑者復供人笑話耳辛酉策問趙作今歲略一披覽殊甚平平但未見原問之詳未敢擬對所筆記典故甚多紱實未能徧識即有所知亦匆匆未能詳述容査閱一二奉覆闈中二三場雖曾經見卻不復記憶總由身心局外遂不以此留心故也

要之君子立身行已只以躬行孝弟爲先博學多文皆其餘事敍於事父事兄已皆未獲自盡古所稱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爲一樂者渺不可得則仰愧俯怍他復何言著述雖多徒深自悼耳數十年耿耿苦心可爲知者道也合宅納福否台姪眠食康健否滕宅大伯母無恙否翼青表兄及緄弟近況佳否先父塋煩台姪及滕表兄歲時展視感深環結未識何時能報答否書不盡言

再答方錙姪書

先塋墓誌切切於心十有餘載而暨今未獲從事

怠慢先人之罪至矣伏蒙垂念益感教誨銘刻於心賓興之舉未敢知而立碑之行決不能再緩於數年之內也所寄南闈趙策實覺膚淺全無定識宜台姪之不滿於心但欲得拙作以正則恐更唐突西施而貽笑於白下抑心所不安亦不覺見獵心喜也紱平時所搆策論多屬蔓衍長篇乃望古遙集而自抒意見之私於場屋時宜自覺未合茲承台命乃復節簡數篇併擬南闈策二篇就式呈教伏冀藏拙爲幸又蒙台姪殷殷推望期紱以菲茲沬學出爲宗族之光紱微獨才力不逮無以遠

副厚期而又思功名二字竊謂今之所云與古大異夫古之所謂功者行道濟時以大有爲於當世使當世之君民無不受其福澤乃謂之功而其所謂名者盛德積中則聲聞自著於外上則以紀之太常垂於青史而下亦有以表著閭閻翕然稱爲善士可法可師以傳諸不朽是乃所謂之名是則功也名也正有道君子所當自引以爲己任而何敢輕薄之而不爲也若乃就一事之功以爲功取一時之名以爲名此則或非君子之所重然亦必實有其功實副其名而後爲足以當於功名之士

而今之所爲掇巍科取青紫爲赫耀一時者則不過富貴利達之微當時則榮沒則已焉而乃以謂之功名則紱所深不解也雖然士生斯世而欲有爲於當時則舍是何由自進乃必謂厭薄科舉爲不足爲亦或非君子之志但斯道守之自我得失聽之自天幸而遇知當世行道國吾事也又豈獨私爲一鄉一族之光不幸而終身草茅夫亦自求無愧耳苟必切切營求與世迎合而簡鍊揣摩以求詭遇之二得則不足爲鄉國光寵而實爲鄉國之所其羞抑亦君子之所不敢出也不識台意又

以爲何如邪　紱　自顧每事不與世合不足以有爲於當世恐進退兩無所據是以於進取之途視之愈淡要非以不出爲高也院試拙卷誠不足觀而台姪過以相許謂似非厭棄時文者實則　紱　於時文滿腹搜尋更無一句蓋亦厭世之作時文者虛車徒飾全不反之身心是以過而不留耳至若時文之佳者要自有理有法以闡聖言又非敢僻之甚而厭棄其文也顧竊念太傅家學於今蕩然則承先啟後者猶自有在而咄咄時文則誠有所不暇及焉矣太傅江浦生祠之葺此誠爲子孫者所

當其力乃台姪獨爲切念足見仁孝之深而前此亦嘗孚號衆人終未之應則以敍力薄年輕又安能率作興事雖然要不敢不盡言也敍邇自邑城歸方接台札因如諭作論六篇擬策五篇奉復希爲訂正又閱台姪所評趙策眞可謂爲古學持論而不輕與人者鋟成之日望惠賜全部敎之餘有策略及論容緩日抄集呈敎餘不盡

又答方鎦姪書

承惠格紙謹已拜登但愧非五鳳樓手得此漫事塗鴉以資覆瓿大恐虛君之賜耳再蒙賜札絆俗

覊未遑奉答承諭陣法策及正蒙論愚久已就稿因失鴻便未及就正茲謄論六篇及策二篇望斧正孔明八陣非一篇所能詳道此特著其大略至所示孔君正朔一策其於詩書二禮考之可謂詳矣其於春秋經傳則似未嘗細按茲亦率意成篇未知有當高明否其太冗處則乞删之浙閩辛西鄉墨愚嘗致書廣存姪處廣存姪自休歸面諭容查奉覆今尚未見回信太傅江浦生祠族中僅挪常平餘積支吾殊覺甚儉然亦無可柰何閩台姪即日過江脩葺足見仁孝至意所以爲一族之光

者究台姪力也餘情縷縷不盡欲言

答余靈昭書

郡城一晤未獲深談近接來札覺賢壻以名利未就之故憤憤於懷而世路艱難俗情卑鄙予懷亦爲愴然然竊譏賢立志之未高心胸之未廣則亦未大遠於俗情未可矜言氣骨也夫天下貧富何常君子安之若素吾心無歉溝壑何慙至若掇巍科而拾青紫在當世競以爲榮則古今之致身宦達者何止百千萬人朽骨究竟安在而況區區入泮乎且名利二字最足汚人心中一著營求處境

皆偪仄君子有緼袍不恥而後知陋巷簞瓢之樂
願賢更大廣胸襟大開眼孔撇開世人俗見以游
心於聖賢道德之途則世路俗情皆不足以當吾
一盼人鄙固自由人人憐亦於我何與郡邑考試
聊寄吾迹爲所可爲而已得失何足關心也來春
有暇則望至舍聚談數日亦庶幾有以相廣此不
盡言

雙池文集卷之三 終